

小学升五年级时,四十多岁的张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。他踏进教室站在讲台前没有马上说话,只将目光前后左右扫视了好几秒。沸腾的教室安静了下来,渐渐静到听不到一丝杂音,我却从他炯炯的目光中,获得了安全感。

我们这个班皮大王多纪律差,年级里有名气。我早读了一年书,是班里最小的一个,也是班里被欺负的对象。我经常头疼脑热要歇在家里,等我病好回到教室,桌肚不是藏了一只死麻雀,就是我的座椅上了一条腿。

张老师来了后这种乱象不见了,实在也没注意到张老师究竟用了何种方法让班级变了面貌。张老师教我们语文也教我们算术,一次音乐老师请假了,来代课的竟然是张老师,我们张大嘴巴很是惊讶,看他弹琴听他唱歌,更是

遇见张老师

徐慧芬

欢喜极了。我们上体育课时,张老师有时会站在窗前观看我们。一次我们准备跳山羊时,只见张老师匆匆跑到操场,对体育老师说了几句,体育老师就叫一个男生回教室休息去,原来上午课间这个男生流过了鼻血。

那时我们上午上课,下午参加课外小组。课外小组就是班里同学三五集合,聚在某一同学家里温课做作业,张老师经常会来视察。张老师与家长的交流通常也是巡视课外活动时进行的,谁的家长星期几休息他都有数。有一次张老师劝了我,我妈向张老师告状:这个小姑娘呀,一点不会做事体,成天捧牢本书,让她炉子上帮我烘烘



我印象最深的是作文课。一次作文,张老师出题《难忘的一件事》,张老师前一天把作文题告诉了我们。第二天作文课上,想不到的,张老师说昨天回去也写了一篇,我现在读给大家听听。大家凝神静听。张老师写了他少年时一次和表哥赌气,无意中弄死了一只小鸟,写到了小鸟挣扎时的绝望,临终前的眼神,以及留在他心中长久的悔恨。读到最后张老师的声音竟有些哽咽了,全班同学完全呆住了。

后来开始写人,张老师让我们写《我尊敬的人》。我写了学校里一位姓陆的木匠师傅,写他手艺好,缺胳膊少腿的课桌椅到了他手上不一会儿就修好了,也写了冬天他粗糙的手上开了很多血口子还辛苦工作。第二天张老师在课堂上,大声朗读了我的这篇作文,又表扬我有别样的眼光。张老师说,写人物眼睛里还要有我们周围最普通的劳动者。这次表扬对我鼓励极大,从此我越来越喜欢写作文。多年以后,我在写作时耳边仍会响起张老师的声音:眼睛里要有最普通的劳动者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当了中学教师,而张老师刚好退休。他常常到我工作的学校来看我,交流中把我当成一个平辈对待,有些事也会和我商量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国名著开始重新出版,书店门口常常要排队,这期间张老师替我买了不少书。他居室里有两个不大的书橱,每次我上门,他就把书橱打开,对我说,你挑,拣喜欢的拿去。

张老师在淡泊的人,

饭,结果饭焦了,她也不觉得。那时年纪小,还辨不清妈妈这番话的真实意思。我很恼火,心想这下子张老师要批评我了,可是张老师却笑眯眯问我看些什么书,妈妈很快把我房里的书捧了出来,这是爸爸订的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等杂志。张老师说,哦,你已经看这些了,这些杂志我也订的,很好呀!过了几天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给了我一张少年宫的借书卡,自此之后,我更加迷上了阅读。

信奉行君子之交一杯清茶足矣。他来看我时,每每我欲留饭,他都极力推辞。记忆中我也从未给张老师买过什么贵重的礼物。有一次雨天上门是手头正好有新鲜的莲子怕坏掉。张老师见到雨中来访的我,顿时无措,说我身体弱,责备我不该大雨天出门,然后让师母煮姜茶给我喝,临走千叮万嘱我要注意身体,又坚持送我到车站。

八十岁后的张老师,白内障加上青光眼,几近失明。一次我去府上,师母拉我到一旁说,你张老师现在眼睛一点都看不见了,脾气也越来越坏。我只有劝张老师好好养护身体,张老师叹气说,老了,就看书这点乐趣了,现在老天连这点也要剥夺我!其实那次上门我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他的,这是2003年的秋天,我出了第一本书。张老师知道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后,一直希望我能结集成书。现在我的书出了,张老师的眼睛却看不见了,我怎忍心将包里的书拿出来放到他手上呢,我只有闭口不提。

过了一年,张老师病倒了。我赶到医院,病床上的老师已进入深度昏迷。我坐在床边的木椅上守着,脑子里浮现出一幕幕图景……我还有许多话想对老师说,最想说的是:此生遇见你,我何其幸运!

的,大概太空了,回到屋里也是一面孔历史,样样事都要跟老婆扳得一清两爽。我跟他讲过几次了,夫妻道理还是糊涂点好。姜太太是电影院经理,要么电影看得太多了,晓得的东西好像比老婆要多,讲出来的话听听也蛮有道理的。老婆有时讲不过伊,就开骂了。”

我在底楼门厅里跟赵阿婆聊天,正巧701的张医生进来。我说:“依是医生,去劝劝对门呀。”她说:“我是小儿科医生,又不是心理医生。不过,这种人现在蛮多的,中年空巢,太有空了,也太无聊,只好老公老婆关起门来没事互相寻胸膈。这大概是现在更年期的一种新症状吧。”

就在上个礼拜,在花园里散步,老婆突然拦住我。“我晓得依是做啥的了。”“那么,我写写依好吗?”“没关系,随便写。哈哈哈哈哈。不过,有一句讲一

句,古人云‘仓廩实而知礼节’,好像也不完全准确。你看哦,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了,房子也有几套了,小囡也大了,生活好过多了,但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,夫妻俩守着三室两厅的大房子,看手机看得头昏眼花了,有时吵吵相骂反而是一种健身运动,人也会变得精力充沛了,不吵不像一家人。你说怪不怪?”

“真要写我,再跟依啰嗦几句。就像现在上海的天气四季不分明了,羽绒衫一脱就要直接穿衬衫了。有时我也在想,再过四五年我就要退休了,好像刚过完青年就一下子要进入老年了,中年还没过足瘾头呢。”老婆仿佛有些喃喃自语了。

年纪越大,胆子却越小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殷健灵

晨运时嗅到花香味,停驻脚步,寻觅香气来源,绿叶丛中竟然植了一株矮矮茉莉花。大楼负责花园工作的印度园丁喜欢换花,热带地区没有四季,但他三两个月便换上不同种类的花,为了搬换的方便,花都种在花盆里,这一株,却植在泥土中。

对茉莉花不陌生,檳城的印度友族最钟情茉莉,不知是花的味道或是家乡的记忆?据说茉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。印度友族对馥香的味道本来就格外敏感。在檳城只要看见屋外或庭园或门口种植数棵茉莉花树的房子,多半是印度人家。虔诚的印度教徒日日清晨起床,梳洗过后首件要事是拎个白钢制的盘或碗,外出采花供奉神明。他们对香花不只喜爱,深刻状态已达迷恋。这是我们的文化呀!浓眉大眼,轮廓分明,身上披着一袭绚烂缤纷的七彩纱丽,婀娜多姿的印度朋友笑着说,刚刚新婚的她,眉额中间的红色圆点跟着她欢欣的语调在喜悦地摇晃。

檳城乔治市东北部有个地区称小印度。街道塞着浓郁的印度香料味道,震耳欲聋节奏强劲的道地印度歌曲、鲜艳璀璨五颜六色的印度传统服饰、精湛古典华丽复杂的手工艺品、超甜劲辣的各种零食各

类糕饼,让旅游的人几疑自己置身于印度国内。从来没有被如此强烈的印度文化情调通过视觉、味觉、听觉一齐来侵袭的游客仿佛中了魔幻一样,跟着拥挤的人潮行去,大家脚步一致地都停驻在这区域最为著名的斯里马里安曼庙,一座建于1833年,富有印度宗教色彩和充满印度文化意蕴的古庙。古庙外边,排着数摊鲜花档。堆积在花档桌上的花圈,全是以纯白色的茉莉花串起来的花环,叠得高高,一副铺天盖地的样子,经过时不必深呼吸,四溢的香气也扑鼻而来。这里是集中了全檳岛最多茉莉花的地方!拜神的信徒,不仅印度友族,时常亦见华人进出庙

宇,双手虔诚地捧着茉莉花环,低头喃喃求神赐福。

眉清目楚的印度朋友知我亦是香花信徒,从她家院子剪下一粗枝,叫我拿回去插在园中泥土里,只要每日早晚勤浇水,不消一两个月,定可茁长出一棵新的茉莉花树。满树翠绿的叶子中间隐藏着白色的复瓣香花,不仅玲珑漂亮,逸出的动人香味更叫你家庭院每个清早都似洒了香水,她们说。因了对茉莉的格外钟情,生出企图心,但我尝试数回,最终叹息,选择放弃,恍然大悟,并非人人适合栽植茉莉,纵然听起来易生易长。爱花是一回事,种花是另一回事。头上几乎每天簪着香花的印度女友说,此花从无凋零时刻,四季皆开花时节,不管是否有风掠过,总是浮游一树无法抗拒的迷人馨香,尤其清晨时分,更令路人抑制不住要深深呼吸,恋恋不舍驻足沉醉。

当太阳升起,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以后,花香的味道在喧嚣热闹中消失了。

自从有茉莉花香的陪伴,每天晨运时间,多了一份憧憬和期盼,也是更早起的原因。

维也纳多瑙河五国,有十几位中外导游陪伴过我们,印象最深的是两位在维也纳引导我们参观的中国女导游。一位已70岁左右,另一位也已超过60岁。两位都在年轻时,到维也纳学习音乐,前者在维也纳的一个乐团工作了一辈子。另一位则从事过与音乐和艺术相关的多种工作。

起初,我们随车导游是那位70岁老人。她对维也纳城区的重要建筑如数家珍,语调平缓,充满情感,可以听出,这个久居的城市在她心中的亲切。车至城市公园时,因为公园内有著名音乐家小施特劳斯的金人塑像,她说起小施特劳斯的成就和影响,更是带有音乐人的自豪:当年,只要小施特劳斯一出现,就会有大批女人的尖叫声。在城市公园下车时,我问她,你在维也纳生活了半辈子,工作了一辈子,你已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?她说,是的,我很喜欢这座城市,轻松,又有好的音乐艺术氛围。

大巴车行至霍夫堡宫时,接替她的是那位60岁出头的导游。比起前任,她活跃而精力充沛。穿一条白色的裙子,配灰黑紧身小袄,戴着宽沿草帽,架一墨镜。她的自我介绍亲切而自然,没有一般导游的火辣热情。

霍夫堡宫已矗立于此800多年,是奥地利历史

史和文化的代表性建筑,不仅是奥地利总统办公室所在地,也是一个有着二十多个世界级收藏馆的宏大宫殿,著名的茜茜公主博物馆就位于宫内。

这位导游领着我们参观的就是茜茜公主博物馆。这个展现了茜茜公主生活场景的博物馆内,收藏着茜茜公主的日常用品、衣橱、饰品、信件、影像,把这位享尽富贵,却一生辛酸的皇后,再现在这里。讲解时,她充分显示了自己对资料掌握的丰富,对这段历史的分析与见解。茜茜公主的丧子之痛,她的用词和语调,充满同情;茜茜公主最后惨遭暗杀,她又让我们听出了发自内心的悲切和惋惜。她造句、发声的用心和讲究,犹如在为为一个舞台剧作情感式的旁白,绝不是一般导游在干巴巴的、平实的背诵导游词。

从博物馆出来,她陪我们散步行街。我与她搭话,你已是茜茜公主半个研究专家了。她说,为了解说好,我跑了不少图书馆、博物馆,请教了很多人,做了很多功课。她一边走,一边用德语问擦肩而过的奥地利小伙:你牵的是狼还是狗?然后高兴地告诉我,他牵着一只狗呢!看见一位中国妇女包着整个脸,只露两只眼睛,拿自拍杆乱晃,她高声用中文关照:不可以这样的,警察会来找你的!

这位60岁的导游,与她70岁的同行,同样地爱着维也纳,享受着维也纳。

中年“空巢”之痒

王蔚

来。我说:“依是医生,去劝劝对门呀。”她说:“我是小儿科医生,又不是心理医生。不过,这种人现在蛮多的,中年空巢,太有空了,也太无聊,只好老公老婆关起门来没事互相寻胸膈。这大概是现在更年期的一种新症状吧。”

就在上个礼拜,在花园里散步,老婆突然拦住我。“我晓得依是做啥的了。”“那么,我写写依好吗?”“没关系,随便写。哈哈哈哈哈。不过,有一句讲一

句,古人云‘仓廩实而知礼节’,好像也不完全准确。你看哦,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了,房子也有几套了,小囡也大了,生活好过多了,但就是觉得心里空落落,夫妻俩守着三室两厅的大房子,看手机看得头昏眼花了,有时吵吵相骂反而是一种健身运动,人也会变得精力充沛了,不吵不像一家人。你说怪不怪?”

“真要写我,再跟依啰嗦几句。就像现在上海的天气四季不分明了,羽绒衫一脱就要直接穿衬衫了。有时我也在想,再过四五年我就要退休了,好像刚过完青年就一下子要进入老年了,中年还没过足瘾头呢。”老婆仿佛有些喃喃自语了。

年纪越大,胆子却越小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:殷健灵

小时候,家里有两只大米囤,一只存放着隔年的陈米,另一只放的是新米。祖母总要等陈米囤肚子朝天,才开始烧新米给全家吃。但真要吃的时候,那新米也差不多已成了陈米。

单是吃陈米也就罢了,可恼的是,陈米往往会长出米蛾幼虫(我们管它们叫“米虫”),米象(我们管它们叫“蚌子”),尤其是米蛾幼虫,软软的身体前端支着硬硬的脑袋,只消三啃两啃,好端端的大米就被它们蛀空了。这还不算,它们还吐出丝丝缕缕,把一粒粒米连起来,成为一个个小棉花团,花上九牛二虎之力也很难淘洗干净。当然,米蛾幼虫成蛹之前,倒还可以作为鱼饵,我们这些喜欢钓鱼的孩子还颇需要它们,但一旦成蛹、孵化,它们就会成为一只只米蛾成虫(我们管它们叫“麦蝴蝶”),飞得满屋子都是,那就只有让人恶心的份了。

少年时期外出求学。每次归来,从已经吃惯新米到突然重吃陈米,那种巨大落差让我感觉家里的粥饭吃口特别差。于是我对祖母说,年年只能看着新米吃陈米,不如放弃掉一囤陈米,只吃新米,这样可以一直吃新的,该多好。可祖母却喃喃地说,浪费粮食,要天打雷劈的。

其时我已经读过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之类的诗句,自然知道浪费粮食的不对,就跟祖母说,家里不是养着几只鸡嘛,陈米可以喂鸡啊,那就不算浪费了吧!祖母没有回答,却依然天天用陈米做饭。

一年暑假回家,我再次对祖母讲了自己的“妙计”,祖母显然有些生气了,但不作回答,而且避开了我。我求援于站在一旁的姑妈。姑妈说,我们并不是放弃不得这一囤陈米。一囤米,也就三四百斤,现在生活好多了,真要损失那点米,不会大伤元气的。浪费粮食会遭天打雷劈也是说说的,没有科学根据。可是老话说,家有余粮,心里不慌。新米放在那里,吃陈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踏实感,觉得吃着放心。再说,祖母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,那时候野菜、树皮都用来充饥,吃足“苦头”的她,又怎么舍得糟蹋掉那一囤陈米呢?

那天夜里,我在床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突然我想到了两种吃葡萄的人——第一种总是挑剩下的葡萄中最好的那颗吃,另一种人则总是挑剩下的葡萄中最坏的那颗吃。两种人的心理感觉是不同的,第一种人会觉得自己很幸福,因为他(她)吃到的都是眼前最好的;相反,第二种人是悲观的。但第一种人只有宝贵的回忆,因为他(她)明白自己的境况会越来越差,而第二种人却有美好的希望。祖母吃陈米,不也说明了她展望美好的未来吗?

从此,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主张,认认真真吃起了陈米。



夜光杯



书法 钱沛云

维也纳导游

宁白

涛聽海觀

涛聽海觀

涛聽海觀

涛聽海觀

涛聽海觀

涛聽海觀